

圍霧底愛



現 代 文 學 叢 刊

莫洛懷 著
明若家棧合譯

愛底霧圍

譯者附記

我和明若都歡喜這本書，所以把牠譯了出來。全書共分上下二卷，明若譯上卷，我譯下卷，譯後復共同校讀一過。

此書由英譯本轉譯。英譯本名『*Atmosphere of Love*』英譯者爲：Joseph Collins D. Appleton & Co. 一九一九年版。

家械誌。

愛底雰圍

目次

卷上 奧黛兒……………一

卷下 綺色白兒……………一九九

愛底霧圍

卷上 奧黛兒

菲力伯·馬塞納致綺色白兒·特·加萬內

(一)

我底突然的出走一定使你詫怪。我認錯，但我並不覺得憂傷。我希望我能完全給那感情底急流所克服，那：兩天前在那叢林裏，帶着我像怒潮般地奔向你底雪白的衣裙的！但是我怕戀愛，綺色白兒，並且我怕我自己。關於我底以往，我不知道雷內或是別的什麼人曾對你講了些什麼話，你和我也曾講到過，有幾次，但我從沒把完全的真實告訴你。新相識底一種可喜處是牠能給我們機會去回憶以往，那我們想來是較幸福些的，生動の色澤會使我們忘却了現實底醜惡。但我們底友誼是

已過了互相諂媚底時期了。男人袒示他底靈魂像女人袒示她底肉體一樣，有着連續的但安排得很好的步驟。我已把我底最秘密的隱藏一個一個地顯露出來了。而現在，我底許多真切的回憶，模糊了重又清楚起來，將在這光明的白晝裏展開在你底面前。

我是遠遠地離開着你，在這我曾消磨過了我底童年的房間裏。牆上是一個書架，放着許多母親已保存了二十多年說是要『留存長孫』的書。我將來會有兒子嗎？那本大大的紅書脊的有着墨水跡的，是我底古舊的希臘文字典，還有幾本金字紅面的則是我在學校裏時拿到的獎品。我要把一切告訴你，綺色白兒，先是個可愛的小小的孩子，然後那野性的青年，而最後這不幸地受了傷的成人。我要把一切都告訴你——忠實地，正確地，謙虛地。也許，即使寫下了，我會忽然不高興起來不把牠寄給你的。但是管牠呢。倘使這只是爲我自己，那麼給我底過去的

生命開一筆清賬也不是無益的。

你也記得我們打從聖裘滿回來，我給你講到根陀馬的那個晚上嗎？那是一處雖然寂寞但終不失其美麗的地方。一道小河在許多聚集在那荒涼深奧的山谷中的工廠建築物旁邊流着。我們底屋子，一座小小的別墅，還是在十六世紀時和在立摩新地方的許多屋子一起建造的，俯瞰着一片滿佈灌木之地。很小的時候，我覺得很驕傲，因為我是個姓馬塞納的人，我們底家庭統治着這一區地方。我底父親已把我祖父當作試驗的小造紙廠擴充成很大的一家。他已買下了近首的許多田地，並且把牠弄成在根陀馬一帶的模範區域了。在我底童年新的建築物常有得蓋起來，河畔大造紙機底影子也一年一年地變高大了。

我母親底一家來自立摩新地方。我底曾祖父是一個律師，政府出賣根陀馬時他就把牠買下了。我底父親，在勞萊恩做工程師，直至他結

婚時才住到根陀馬來。他來時帶了他底一個弟弟來，那就是比利叔父，在一個鄰村却地爾地方住下。在星期日，當天氣晴朗的時候，兩家人常在聖裕立克司池邊聚首。我們坐了馬車去。我坐在一隻狹狹的小板椅上，面對着我底父母。馬底有節奏的脚步聲常使我入睡。有時候，把心思閑散些，我目送着牠底影子在屋子底牆上，或是在行人道上，我看牠縮小過去，而最後，到了路轉灣處，在我們後面消失了。陪伴着那能引起人星期日底聯想的禮拜堂底鐘聲，一些些肥料底臭味時時刻刻像一團雲一般地圍繞着我們，許多很大的蒼蠅在我底四周盤旋飛舞。我恨透了那許多小山崗，因為行到了那裏馬就慢了下來，車子吃力地爬着，那老馬夫湯麥森於是噉着嘴揮動起他底鞭子來了。

我底比利叔父，他底妻子，和他們底唯一的女兒，就是我底從妹雷內，在一家小客店裏候着我們。母親給了我們幾塊麵包和一些牛油，父

親就說：『孩子們，去玩罷。』於是雷內和我兩人在池邊樹下散步，拾取松子和栗子。回家的時候，雷內常和我們一起，車夫已給她在我們車上安排好一個小小的位置了。途中我底父母從不講一句話。

交談是困難的，因為我父親底特別敏銳的感覺；要是有什麼意思公開地表示了出來，那麼他似乎就要覺得難受了。譬如說，在餐桌上，要是母親說起一些關於我們底教育的話，或是講到工廠，或是談到了在巴黎的叔父和姑母，父親就要態度嚴重，神經質的地示意她，叫她住嘴，因為僕人們正端上菜來了。於是她就不響了。當我還很年幼的時候，我就覺察到要是我底父親和叔父要互相責罵時，他們就把這件差使托之於妻子，大家特別小心。從小我就覺得我底父親是個非常克己的人。對於我們，一切習俗的意念都不問——父母愛他們底孩子，孩子也愛他們底父母，夫婦也互相敬愛。我們馬塞納家底人把這世界看作埃田

園，這中間，在我看來，天真是較多於虛偽的。

(一)

我又看見根陀馬那個曬滿着陽光的草原了。下面山谷裏是却地爾村莊，籠罩在那因熱而生的閃光的烟霧中。一個小小的孩子，身子埋在沙堆旁的一個地洞裏，泥齊着腰，獨自在這荒涼的曠野中追尋着一個不可見的仇人。那時我最愛讀的書是丹立脫底戰爭中之砲台防禦。在那個地洞裏，我就是小卒麥托亞，守衛着立奧維砲台，在一個老參將底治下，爲了他我將甘心犧牲我底性命。我認錯，因爲我在敘述着這樣稚氣的記憶，但我却在牠們中間看出了我個性中最明顯的一個特點底初現：這是我所常覺到的，一種熱情的企求，把我自己全心意地呈獻於一個理想，雖然在後來的生涯中我獻身的對象完全不同。當我把

我這雖似乎看不出了，但還存在於我記憶中的特性底最早的呈現加以分析的時候，我還能追想到悠久的時候以前那種熱求自我犧牲的敏感。

但是不久以後我玩起別的把戲來了。新年裏我拿到一本名叫小俄羅斯兵的書。內述一羣學生組織軍隊並選擇一個女同學做皇后。她底名字是安尼·蘇可洛芙。『她是一個年輕的姑娘，驚人的美麗，纖秀，漂亮而聰明。』這班軍人對他們底皇后立下的誓，他們因以獲她底歡心取得她底微笑作酬報而成就的許多工作，都使我驚奇。我不知道爲什麼這故事這樣地合我底胃口，但我愛她而且對她寄托着那我時常給你講起的婦人底理想。我能够看見我自己和她並着肩走過根陀馬底綠草地，她低聲地告訴了我許多憂傷和美麗的事情。我記不起來從什麼時候起我開始喚她作『阿美松』，（『阿美松』，女英雄，巾幗丈

夫也。——譯者誌——但她給我的印象裏總有着大膽和勇敢底成分。我也歡喜和母親一起讀來斯勞脫和吉訶德底故事。我不能相信德爾西妮亞面貌是醜陋的，我把書中的她底照像撕破，這樣我就能依着自己底願望任意想像她了。

雷內從妹雖比我小兩歲，但她和我同學了好久。當我十三歲時，父親送我進了立馬奇的中學校。我和我們底一個從弟一同寄宿，只星期日回家。我歡喜學校。父親遺傳給我一種愛好學問愛好讀書底天性。我被大家認為一個好學生。馬塞納姓的人所有的傲慢與懦弱充塞着我，正和他們那發光的眼睛與彎彎的眉毛我也有着一樣明顯。醫治我這傲慢的唯一的藥品就是那個皇后底印象，對於牠我是忠誠的。晚上睡覺以前我常給自己講許多故事，故事中的女豪傑就是我底『阿美松』。現在她又有了——一個名字了：海倫，因為我已和荷馬底海倫愛上了，我

二年級裏的先生教我們的。

爲什麼有許多印象一直很清楚地保留着像初見牠們時一樣，而有許多，應該是更明顯些的，却褪失消滅得這樣快剛剛此刻，我見倍萊先生進課堂來了，照例走着他緩慢的闊步，這天我們作文；他把他底外衣在掛釘上掛起，於是說，『我給你們找到了個美麗的題目了，』斯丹雪柯底懺悔……』是的，我能很清楚地看見倍萊先生。他生着很濃厚的鬍髭，髮上戴着頭飾，面上顯着一種不快樂底熱情底迫溢。他從他底小皮包裏拿出一張紙來念着：『詩人斯丹雪柯，在他底詩裏咀咒了海倫，因爲他作惡害得希臘人受苦；維納斯罰斯丹雪柯成個瞎子；他認了罪，爲他作一曲歌表示他褻瀆了她底美麗的歉疚』。

我多麼地想再讀讀那天早上我所寫的那八張紙啊！我從沒有找出內心生活和作品之間有過這樣完全的一致；從沒有，除出在我給奧

黛兒的幾封信和沒幾天前一封寫給你而沒有寄出的信中以外。那篇爲美犧牲底作文引起了這樣強烈的情感，我雖年輕毫無經驗，但也怔住了，帶着一種差不多可說是痛苦的熱忱，我工作了兩小時，似乎我已預先看出在我底生涯中我也將有一種因緣來寫這斯丹雪柯底懺悔詩的一般。

但要是我告訴你我這種讚美只是發自內心的話，那麼我給你這十五歲學生底印象將是非常附會曲解的了。我和同學們交換的關於女人和戀愛的意見是很粗魯的。有幾個朋友敘述他們底經驗帶着很精巧很野性的瑣碎。至於我自己，我已找得了海倫底化身了，那是在立馬奇的一個年輕的女人，我寄宿着的家裏的表姊底朋友。她名叫蒂妮·奧勃麗；很秀麗，因爲社交太濫而名譽很不好。當有什麼人在我面前說她壞話的時候，我就想到了來斯勞脫和吉訶德，恨不得用長矛把這

班誹謗者刺死。每一次她來進餐，我總攪雜着欣喜和懼怕，成了個半痴狂的人。我恨她底丈夫，他是一個溫良和善的瓷器工人。從學校回到家裏的路上，我總希望能遇見她。我留意到，晌午時分，她常到那禮拜堂近旁去買麵食或花卉——於是那時候，我常在那花店和麵包店中間等候着她。有幾次，她答應我伴送她回家去，我脅下挾着個小小的書包。

當夏天到來的時候，在網球場上碰見她的機會更多些。一次晚上，天氣很好，幾對年輕的愛侶約在那裏聚餐。奧勃麗夫人很知道我愛着她，叫我也留下。這晚餐是很有趣的一回事。夜降下來了，我躺在草地上，在她底腳邊；我底手碰着她底踝骨，我把牠溫柔地握着，她也沒有拒絕。我仍能聞到我們後面的紫丁香叢裏發出來的濃厚的香味。在樹枝縫裏，我們能看見一顆顆的星兒。這真是無限幸福的一瞬間啊。

當天完全黑了下來時，我覺得有人靠近蒂妮身旁來了，他是一個

律師，二十七歲，爲了他底聰明在立馬奇很負盛名，我聽見了他們底談話，雖然那聲音很低。他約她在巴黎一處地方晤見；她說，溫柔地，『不要響』，但我知道她會如約而去的。我沒有放鬆她底腳踝骨，她恣意地聽我擺佈，快樂如常；但是我却很痛苦，突然地，我對女人起了一種深深的蔑視。

此刻，在我底桌上安放着一本我從前錄課本摘記的小小的練習簿。在六月二十六號底日子底下寫着個『蒂』字，『蒂』字外畫着一個圓圈。下面抄錄着倍萊斯底句子：『我們萬不能把女人底身價抬高了，雖然我們會給她們底美麗和傲慢所怔住而覺得我們竟能從這種不足道的人物身上得到這麼許多歡樂。』

整個兒暑期我和許多年輕的姑娘們玩。我學到了暗黑的小巷是宜於擁抱她們，吻她們，愛撫她們的。蒂妮·奧勃麗底事似乎把我底浪

漫態度醫治好了。我把我那放佚的生活從容地過完，接着一種安閒就把傲慢與失望充塞了我底內心。

(三)

翌年父親當選爲號德·維安內底參議員。我們生活底方式起了變化。我進了巴黎一個中學讀哲學。根陀馬只做了我們避暑的地方了。我已決定研究法學，但在從事於一樣專業以前我必得要把我底軍隊服務完了。

假期裏，我又看見奧勃麗夫人了，她和立馬奇底表姊妹們一同到根陀馬來。我想這是她要她們帶她到我們家裏來的。我伴她遊花園，我覺得非常歡欣，能領她進那我當作觀象台的亭子裏，當我初次愛上了她的時候我常在這亭子裏起種種飄渺的幻想，消磨着每一個星期日。